

古汉语入门

刘 禾

吉林人民出版社

Guhanyu Rumen
古汉语入门

刘 禾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古汉语入门

刘 禾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印张 143,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1,160册

统一书号：6091·31 定价：0.60元

目 次

1	古音与今音	1
2	特读与变读	9
3	甲文与金文	21
4	字形与词义	31
5	古文与“别字”	42
6	语言与时代	52
7	本义与变义	63
8	古义与今义	76
9	词义与文中义	87
10	复音词与词组	97
11	实词与活用	108
12	古称与今称	125
13	物量与动量	137
14	动宾与“动宾”	147
15	“宾动”与“宾介”	157
16	省语与省词	169
17	避讳与语言	179
18	句读与标点	186
19	校读与校勘	196
	后记	203

古音与今音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汉语自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记录汉语的工具是方块的字，而不是拼音文字，因此，它的语法、词汇的发展、变化容易被人们所发觉，而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却不能从一般书面语言中反映出来，人们用今音读古人写的书也一样能读懂，古今音的不同也就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了。其实，从汉语的实际看，从古至今，语法虽也有变化，但比较起来，还是相对稳定的，而语音却同词汇一样，它的发展、变化是十分显著，古今音的差别是很大的。如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
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爰得我直。

《诗经·魏风·硕鼠》

诗中的“麦”、“德”、“国”、“直”都是押韵的字，在上古时，它们都属于“职”部的同韵字，古属入声，韵尾收“——k”之类的音。这 and 现代汉语的读音是差别很大的。“麦”、“德”、“国”、“直”四个字，按今音读，它们的韵各

不相同。另外像“栗烈”、“鬻发”两个词在上古音中是双声兼叠韵的词，而在现代汉语中“栗”与“烈”声相同、韵却不一样。“鬻”与“发”的声与韵也不相同。可见，语音的古与今是相去甚远的。

这里所说“古与今”的“古”是包容着上自先秦两汉，中经魏晋唐宋，下至元明清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年代。是不是说在这样悠久的年代里语音就一直没有变化呢？那当然不是。在刘熙的《释名》（这是一部用音训的办法解释语源的书）中就曾这样说：“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意思是说，古时车这个词的读音近似“居”的声音，那是因为车可使人居在其中，现在人们说车时，它的读音近似“舍”的声音。刘熙是汉代人。他说的“古”，是指先秦；他说的“今”，是指汉代。同是一个“车”字，先秦时读若“居”音，汉时则读近似“舍”的声音。汉代距先秦不算太远，而语音却有了变化。这说明随时间推移，语音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正如古音学家陈第说的那样，“时有古今”、“音有转移”的。因此，我们对待语音必须采取历史、发展的观点，切不可用读者时代语音揣度古作品中的声韵，那是极容易出错儿的。如唐明皇阅读《尚书·洪范》，读到“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时，觉得“颇”字与“义”字不押韵，竟然下了一道命令，把“颇”字改成了“陂”字。其不知上古时，“颇”字与“义”字恰好是同韵的字，都属于上古音“歌”部。不仅“义”、“颇”同韵，用“我”做声符的形声字（如：俄、饿、蛾等），用“皮”做声符的字（如：波、坡、披、被等）在上古也都属古音“歌”部。这可从《诗经》的用韵事实得到证明。如：

相鼠有皮，

人而无仪，
人而无仪，
不死何为？

《鄘风·相鼠》

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
既见君子，
乐且有仪。

《小雅·菁菁者莪》

诗中的“皮”与“仪”同韵，“莪”与“仪”同韵。可见，“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中的“颇”并没错。唐明皇所以要改，是因为语音已有了变化，到了唐代，“义”与“颇”的读音已不再同韵了，而唐明皇不懂语音在发展变化，就下令误改了它。

如果我们以先秦语音为基点，那么，距离这个时代愈远，语音的差别就愈大。因此用普通话语音和上古音比较，它们之间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如：

从声母看，古有全浊声母（即发音时声带颤动），而普通话中全浊声早已消失。如“汉”与“汗”，“再”与“在”、“宋”与“颂”等，在现代汉语里它们是同声的字，而在古音上则是有区别的。“汉”、“再”、“宋”是清音，而“汗”、“在”、“颂”是浊音。因现代汉语没有全浊声母，“汉”与“汗”等才变成同音词了。另外“f”这声母在上古音中是不存在的。普通话中“f”声母的字，上古一律分别读做“p——”，“p'——”，“b——”（“p”的浊音）等声音，或者说，今凡读唇齿音的，古皆属双唇音。如“弗”字读若“不”音，“分”字读如“盆”音，“方”字读如“旁”音，“妃”字读如

“配”音等。因此，在古作品中，“匍匐”又写做“扶伏”，“伏羲”又写做“庖犧”，“鬻发”又写做“泽浹”，“阿房宫”或写成“阿旁宫”等。古时音相同的字一般是通用的。“匍匐”等可写做“扶伏”等，正是因为它们间的读音完全相同的缘故。这可帮助我们理解今读“f——”音的字，古时一律当读做“p——”，“p——”、“b——”的声音的。再如普通话中读做“ts——”“tʂ——”、“ʃ——”的字，其中的一部分在上古时是读做“t——”、“tʃ——”“d——”（“t”的“浊音”）的。如“竹”字古读如“笃”音，“猪”字古读如“都”音，“追”字古读如“堆”音，“虫”字古读如“同”音，等等。战国时陈厉公的儿子叫陈完，古书中又有写作田完的，“陈”、“田”古时声母相同，韵母相近。《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意思是“腊月里凿冰咚咚地响啊，正月里把它窖里藏”。其中的“冲冲”是拟音词，古音读做“tam tam”。类此，可窥见古今声母的这种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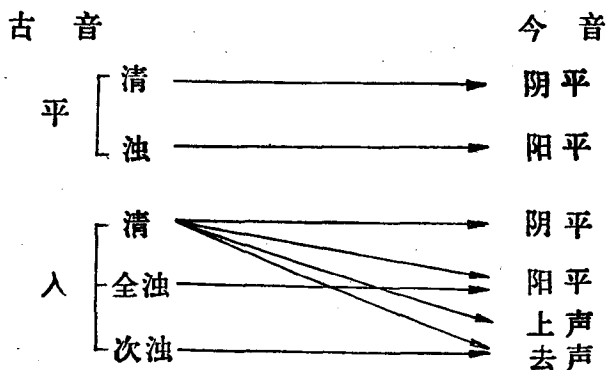
从韵看，如上古时鼻韵尾有三个：n、m、ŋ。发展到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就只剩下n、ŋ两个韵尾。如“心”字，古读“sim”，“甘”字古读“kam”，“南”字古读“nom”等，韵尾皆收双唇鼻音，在普通话中这些字一律变成收舌尖鼻韵尾（n）了。再如上古有入声字，如色、觉、弱、独、夜、责、害、至、物、合、法等字即是。这些字在上古时，韵尾都收“——k”（如前六个字）、“——t”（如七、八、九字）、“——p”（如后两字）的声音。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里由于入声的消失，韵尾“——k”、“——t”、“——p”也随之消失了。

因此，古同声母的字，今未必是双声，古同韵部的字，

今未必是叠韵，古同音字，今未必音同。反之亦是。这都是因为古今音变化所致。

今音是从古音发展、变化而来的。但这种发展和变化是有规律的，决非杂乱无章的。如古属“k”(见母)、“k̥”(溪母)、“g”(群母，“k”的浊音)、“x”(晓母)、“ɣ”(匣母“x”的浊音)声母的字，其中一部分在普通话中变成了以“tɕ”、“tɕʰ”、“ɕ”为声母的字。像工、古、各、改、鼓，介、假、据、钧、居等字，古声母相同，是双声字，声母是“k”(见母)，而发展到现代汉语则有了分化，前五个字的声母仍是“k”，而后五个字却变成“tɕ”了。它们的分化是有条理的，即凡齐齿、撮口的字（韵头是i、y的字）一律变为“tɕ”，余者仍为“k”，少有例外。再如快、克、恐，泣、丘、劝等字，古音声母相同，属于“k̥”(溪母)，其中的“泣”、“丘”是齐齿字（韵头是“i”），“劝”是撮口字（韵头是“y”），因此在普通话中这三个字的声母都变成了“tɕ”，“快”、“克”、“恐”的声母仍是“k̥”。

古今声调的变化，也同样是成系统的。这里仅以古平声和古入声字为例：



从上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古今声调的变化是很整齐的，它们的变化条件是决定于清、浊音的不同。如，古平声字，原属清音的，一律变成今天的阴平，原属浊音的，一律变成今天的阳平。这也是古今音变化具有规律性的最典型的例证。

某一字古今的读音有什么不同？某两个以上的字，它们在古音的声或韵上是否相同？类似这样的问题，对熟悉古音的人来说，是极容易回答的。可是，对不懂古音的人，将怎么解决呢？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翻查语音学者们编写的古音字表及有关的工具书。如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上册二分册）所附录的《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上古声母分类及常用字归类表》和唐作藩最近出版的《上古音手册》以及丁声树先生编著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就会给我们很大帮助。我们不妨举几个简单例子，做一点儿练习。比如我们要了解一下“隐约”是不是双声词？这就要查一查它们的古音声母是否相同。翻开《上古声母分类及常用字归类表》，在“影母”中有“隐”字，也有“约”字，这可说明“隐约”二字声母相同，是个双声的联绵词。另古人习惯上把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借用来代替另一个字，被借用的同音或近音的字叫通假字。如：《国语·楚语》“郑几不封”的“封”，注解：封，借作邦。全句意思是“郑几乎不成为国了”。说“封”是“邦”的通假字，这在语音上有什么根据呢？这也需要查一查“封”与“邦”在古音上是不是音相同或相近。翻开《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和《上古声母分类及常用字归类表》，我们在“邦母”中找到了“邦”和“封”，说明这两个字声母相同。又在“东部”中找到了“封”和“邦”，说明这两个字韵部也相同，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查起来更为简

便，在今音“f”母处找到“封”字，其古音为“东·帮·平”；又在“b”母处找到“邦”字，其古音也是“东·帮·平”。因此，说“封”是“邦”的通假字，这在古音上是有根据的。

我们再看看唐代王维的一首诗：

太乙近天都，
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
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
隔水向樵夫。

《终南山》

这是首格律诗，但第二句令人读起来却不顺口，“隅”这个字不入韵。这是因为“隅”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读“yú”，而另外的偶句句尾的“无”、“殊”、“夫”则读“wú”、“shū”、“fū”，“隅”的韵母与这几个字的韵母不同。那么，“隅”的古音在哪个韵部？它与“无”、“殊”、“夫”是否同属一韵？这就可以翻查一下《古今音对照手册》这部书了。《古今音对照手册》是以现代语音的韵母为纲、同韵的字，又按不同声母分别排列的。既要我们已知某字的现代读音，利用这部书查找古音，那是一查即得。从这部书中可知：“隅”古音在“虞部”，“无”、“殊”、“夫”也在“虞部”。这说明，我们读这首诗所以有的地方觉得不上口，那是由于我们用今音读古诗的缘故。“隅”字在这里本来是入韵的。

当然，我们学习古汉语绝不应仅满足于会查查字表或有

关的工具书就可以了,还应当学习一些古音韵学方面的知识,比如王力先生写的《音韵学初步》,唐作藩同志写的《汉语音韵学常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都是极好的入门书,认真读上一、两遍,就会打下初步基础。

特读与变读

我们学习古代作品时，不可能，也没必要用古音来阅读，只能而且必须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来阅读。这是因为语音的发展、变化致使古今音有了显著差别，书上的每个方块字古代的实际读音，我们现在已很难知道。近、现代一些学者虽曾参照现代方言及中外有关语言资料，对古音做了“拟构”，这对古汉语音系及语音发展规律的研究，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工作。但这种“拟构”并不是对实际读音的准确描写，我们不能把这种“拟构”的结果代替古代的实际读音。如果，学者们对古音的研究有了进展，古音的面貌已揭示得十分清楚，这时是否就可以提倡用古音来读古书呢？即使是这样，同样不可以提倡用古音读古书。因为人们都是用自己熟悉的语音形式进行思维活动的，离开这已熟悉的语音形式，人们对词语内容的理解就有困难了。我们总不能要求人人必须先学习、掌握古音，然后再去接触古代作品。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读古书应以今音为准。但是在古汉语中有些词语的读音与通常读法不一样，稍不留意，就会念错了字，这也是我们学习古代作品时不可不知，应当引起注意的。但，这种与通常读法不同的读音，也并不是什么古音，不过是为了表达不同词义的另外一种读音罢了。

这有两种情况：

其一，特读现象

在古代作品中经常遇到一些人名、地名、官名、族名、物名，其中有不少在读音上比较特殊。如：

① 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

〈国语〉

（楚国认为宝贵的东西是象观射父这样的人才）

② 东连吴会，西通巴蜀

〈三国志·诸葛亮传〉

（荆州的东面与吴郡、会稽相连，西面与巴郡、蜀郡相通）

③ 于是旌旄羽袂、矛戟剑拔鼓噪而至。

〈史记·孔子世家〉

（于是齐人手执各种旌旗、兵器等舞具，敲着鼓进来了）

这里①中的“观射父”是人名，战国时楚国大夫，当读为 guānyìfǔ，②中的“吴会”是指吴郡和会稽郡，应读为“wúguì”，③中的“拔”，是形似盾牌的武器，应读做 fā。

此外象：

冯夷，传说中的河神，读 píng yí；

徐市，秦时人，读 xú fú，又写做徐福；

契，尧的臣子，商的始祖，读 xiè；

皋陶，舜的臣子，读 gāo yáo，又写做咎陶、咎繇等；

傅说，殷代武丁的宰相，读 fù yuè；

关龙逢，夏代的贤臣，读 guān lóng péng；

祭仲，春秋时郑国的大夫，读 zhài zhòng；

禽滑厘，战国时魏人，墨子学生。读 qín gǔ lí。

酈食其，西汉时，代王陈余的相。读 lì yì jì。

伍员，即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读做 wǔ yuàn。

樊於期，战国时秦将，读fán wū qī。

阏氏，汉代匈奴单于妻子的称号，读为yān zhī。

冒顿，指汉初匈奴单于，读为mò dú。

可汗，古代鲜卑、突厥、蒙古等民族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读为kě hán。

万俟，原为我国古代鲜卑族部落名，后为人的复姓，读为mò qí。

月支，古西域国名，读ròu zhī。

康居，古西域国名，读为kāng qū。

身毒，古印度的另一译法，读为yuán dú。

先零，汉时我国古代民族西羌的一支，读为xiān lián。

华不注，山名，在山东省济南市东北。读为huá fú zhù。

龟兹，汉时古西域诸国之一，后又为汉代县名。读为qiū cí。

盱眙，地名，在今江苏省境内。读为xū yí。

於陵，地名，在今山东省长山县西南。读为wū líng。

天姥，山名，在今浙江省新昌县东。读为tiān mǔ。

番禺，地名，在今广东省境内。读为pān yú。

阳夏，地名，在今河南省境内。读yáng jiǎ。

洗马，官名，又写作“先马”。读为xiǎn mǎ。

仆射，官名，读为pú yè。

牺尊，古代酒器，读suō zūn。

滑稽，本指流酒器，后引申为言语辩捷、词不穷竭，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之类的意思。读做gu jī。

齐衰，一种孝服。读zī cuī。

射干，植物名。读yè gān。

蒺道，墓中隧道。读 yàn dào。

上述一些人名、族名、地名、官名、物名的读法都有些特殊。如按通常念法去读音，就被视为念错了字，因此，我们在阅读古代作品时，应认真注意古今注本的注音，多参阅一些字书、词书，就可避免由此而产生的错读现象。

其二，变读现象

字音的变读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词义引申、分化的结果。由于词义、用法上有了不同，读音上也就随之有了变化，如：

① 汉王将数十万众。

《史记·淮阴侯列传》

（汉王统率几十万大军）

② 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

《后汉书·列传七十三·逸民》

（这时毁掉冠冕，一同弃官离职的人是不能用数字计算出来的）

③ 吾数谏王，王不用。

《史记·吴子胥列传》

（我多次向王进谏，王也不理睬）

④ 数罟不入洿池。

《孟子·梁惠王上》

（不用密网到池塘里打鱼）

上面例句中的四个“数”字，由于词义、用法不同，读音也不同。①中的“数”是数词，是“几”之类的意思，读 shù；②中的“数”是动词，“计算”之类的意思，读 shǔ；③中的“数”是副词，有“屡次”的意思，读 shuò；④中的“数”是形容词，意思是“密”，与“疏”相对，读 cù。

象这种字音改读现象，在古代作品中几乎篇篇都会遇到。过去注释古书的人把字的那种通常读法叫做“如字”，把字的改读现象称为“破读”或“读破”。试比较下述各例：

例 字	例 句		区 别
	如 字	破 读	
妻	父母冻饿，兄弟妻 _子 离散。 《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 _之 。 《论语·先进》	如字的“妻”是名词，意思是“妻子”，读“qī”；破读的“妻”是动词，读“qì”是“嫁给”的意思。
语	食不 _语 寝不言 《论语·乡党》	公 _语 之故，且告之悔 《左传·隐公元年》	如字的“语”是不及物动词，意思是说话，读“yǔ”；破读的“语”是及物动词，“告诉”的意思，读“yù”。
衣	有 _衣 者亦衣，无 _衣 者亦衣 《战国策·齐策》	有 _衣 者亦衣，无 _衣 者亦衣 《战国策·齐策》	如字的“衣”是名词，当“衣服”讲，读“yī”；破读的“衣”是动词，“穿戴”的意思，读“yì”。
棺	鯉也死，有 _棺 而无槨 《论语·先进》	棺 _而 出之。 《左传·僖公五年》	如字的“棺”是名词，指“棺柩”，读“guān”；破读的“棺”，是动词，指“装殓”的意思，读“guàn”。